



說約
合泰

四書正解

卷之五
中庸人

〇仁?
460
6

為
其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五

談象憲孝游

受業門人潘宗垣紫臨全校

士 莊由愛

丹陽吳荃菴右彙編

東京大學
中書

仁12
460

自誠明章全旨

此發明上章天道人道之意欲人由教復性而盡
人以合天也明天道示人知所準明人道示人知
所修上二句只據其所入之異分別今各員下二句則要其
同歸也重下二句兩則字雖不同然重在成功則一也不重
在分別上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
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
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合參于思承上章兼天人而言曰吾因夫子誠者誠之者
之分而愈知性教矣由其內全所得之寔理而明睿所照自

卷之五 中書

然無蔽者言之則謂之性蓋誠明者不思不勉全于天之賦
予所性而有者也天之道也由其窮理致知而去其私欲以
復全其所得之寔理者言之則謂之教蓋明誠者擇善固執
成于己之習學由教而入者也入之道也夫且性曰教天人
雖異而要其歸則一也誠明者非由誠而後至于明誠即明
矣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于誠然則亦誠矣誠無不明
天固無待于人矣明可至誠人豈
終異于天哉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析講許東陽曰章句德無不寔德字誠誠字聖人之德兼誠
明○熊勿軒曰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
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明即明善之明誠
即誠身之誠末二句重勉人意中江云是就誠明本合不相
離中見出成功則一之意極明了小註或問作申明性教之
意亦可從蓋明可至誠正見教可復性也誠無不明如真寔
之德既全而神明自爲之教照意明可至誠如欺慳之幾既
辨而僞妄因之不留意○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
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
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之事也○首章以天命

修道解性教字故曰之謂此章以性教字作兩等人名目故
曰謂之○四誠字明字俱指現成說○自由也作就字看非
謂由誠而明由明而誠也○饒雙峰曰首句指誠者而言次
句指誠之者而言○性本人所同有聖人獨能全其性故以
性屬之教者聖人修道之所爲也本是個復性底成法賢人
則循此成法而入道故以教屬之○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
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既明乎善亦可至於寔有其善
而誠矣此則字意慢○此是繳天道人道之意上章兩路說
去則天人爲一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見人道再
至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誠則無僞妄之蔽故自無不明明
則知如何爲誠而求之如何爲不誠而去之故可至于誠○
此章以後誠字皆指心言惟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

右第二十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一章皆子思之旨以反覆

推明此章之意

○此第三本節之始上既言以智仁勇
之德備費隱之道不過是守此寔理而

能誠之人却有安勉之分合下下十二章多是推明此意
假上章夫子所謂天道原是推理而言不貼人說今每章
章句各繫天道人道是頂上章章句內則亦天之道也此
則所謂人之道也兩語而言

唯天下章全旨

此章首句已盡一章之意下文人物天地即盡
性中事性本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必自盡其
性方能盡人盡物參贊天地必至盡人盡物參贊天地方能
能盡其性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
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
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其賦形氣不同
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
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
為王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同人
合參于思以自誠明者言曰天命之性本真是而無妄惟聖
人之心真是無妄之至而天下莫能加是為天下至誠為能
于本然之性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無一理之不盡再然是性
也統乎人物屬于天地者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能于其性
察之由之無不盡則能于人之性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
合天下之智愚賢不肖使各復其性之本然而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王物之性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合天下
之飛潛動植使各遂其性之自然而盡物之性夫人物之性
即天地之化育也天地能生人物不能使之各盡其性即是
化有有不及處至誠盡其性以盡人性而至于能盡物之性
使天地之功用一一周遍而無憾則裁成輔相可以贊助天
地之化育矣既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而覆物地
位乎下而載物至誠位乎中而成物直可以與參為三有不
可少一者矣至誠盡性之功其大如此此天道也
析講至誠就是盡性無兩層誠即性之寔理性即誠之寔體
至誠盡性便人物之性天地之化育一齊都盡了而必歷言

乏者以見盡性之全功也章句于盡性則曰察之由之盡
人物之性則曰知明處當皆兼知行言而知行亦無先後盡
誠明並至者也無一毫偏妄以蔽之使察無不盡無一毫偏
妄以累之使由無不盡知之明者周生民之故洞萬物之理
見得人物如此則遂生如此則失所也處之當者在人則有
禮樂刑政以抑其過引其不及矯其偏而歸之全在物則因
其材實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是也盡人
物之性盡字屬聖人盡他說知他明處他當便是盡他性
不是使他亦如我之盡性也參有不可相無意勿作做配天
地講數能字作已能看以事言則曰能以理言則曰可化育
以流行之用言贊化育與天地同用也天地以一定之位言
參天地與天地同體也○天下至誠以人言即聖人名號也
盡性不是做工夫乃生安之聖人自然盡得耳朱子云盡已
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教以人
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盡物之性如仲冬斬陽水
仲夏斬陰水禴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
類是也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
終在是以聖人有教化以開通之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
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
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
在天地間雖只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的却有
天做不得的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
入火能燥物而爨必用人裁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存疑
惟天下至誠句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下
方能盡性而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
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蓋參贊不在盡人物之性之
外也○黃氏曰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
問極功做到聖人能事此則聖人之自然而然者○此下十
二章言誠者便要見與天為一意思誠之者便要見與誠為
一意

右第二十一章 ○言天道也

其文章全旨

通章重致曲二字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搜善固執
有誠以下皆言致曲皆致曲所驅致者雖有漸次
然非致曲之外別有用功處也形著明以誠之顯于身者言
動變之以誠之及于人者言惟至誠能化而致曲者亦化總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參太全了思以自明誠言曰至誠盡性則全體皆見固能盡人物而收參贊之功矣其人賢以下次于至誠者不免為氣稟所拘善端偏而不全則謂之曲如人氣質濃厚則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則發見多是義惟隨其善端發見處加以擇執之功推致各要造極是為致曲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備而理之備于我者一私不雜為能有其全體之誠而不止于曲矣誠能圓成無欠闕則以其全體呈露于大用由中達外焉而形形則由微而彰焉而著著則發越光輝而明誠之盛于已者如此由是一已之明及乎萬物則有以感動之而興起其為善去惡之心矣動則去惡遷善而變其舊習矣既變則遷善去惡而不知誰為之者蓋化于不自知矣誠之盛于物者如此至于化則寔理融液洵染功深化洵未易能也唯天下之至誠在已之德極于存神斯及物之功至于能化今曲能有誠者積而至于能化則至誠之妙無異于聖人而安得以其次名之哉此以人道而合天道者也

析講此節句句與上節相照次字對上至字蓋誠之渾全者為至而誠之未至者為次曲字對上性字蓋性乃誠之寔體曲則性之端倪也致字對上盡字盡則全體皆誠無待致曲致則漸致擴充求復其誠也形著明是盡已性事動變化是盡人物事至于化則其次一天下至誠矣註中積而至于能化積字謂自致曲而積之非形著明動變化遞相積也蓋形著明動變化俱根誠字來總是致曲之驗至誠之妙非謂化字即是至誠之妙乃就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蓋化主物言而妙則主至誠言也○上章至誠便是聖人故此章其次

作大賢以卜謂學利困勉人也先提起至誠其次二字左有
着落工夫全在致曲上賞看註中悉字各字謂以此一偏發
見處而推其餘一一使之臻于全體之善所謂各造其極也
○致曲工夫不外擇善而不固執則雖知其為曲終為私欲所奪
而不能致之也○朱子云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充無欲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側
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
擴充其四端是也○曲能有誠是致曲工夫用盡而能有全
體之誠也形著明兼存于身發于事看即易所謂美在其中
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意形者微肇其發見之端著則益其
其英華之美如容止可觀作事可法也明則發越愈勝如四
體不言而喻事業煥乎文章也動變化朱子曰動是方感動
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跡在化則都渾化了無復有
痕跡也陳新安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同但上是聖人之至
誠此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
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通要以誠字作主中間
節節要根誠來雖有積累工夫亦不過即致曲者馴致之而
已數則字甚緊都輕通到化上方與至誠能化何相關未句
即是贊致曲者是至誠了猶云他若不是至誠豈能便到此
地位此互言天人之合非別言天人也○根心生色曰形且
新月盛曰著表裏皆徹曰明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章全旨

第一句言至誠之知幾下是講其所以知幾者而
贊其妙也通章即誠則無不明意但彼舉全體言
合萬事萬物兼照之此就福禍一端說以前知二字為主最
重一道字益前知而以道見是定理坐照不假推測意國家
六句一連說歸重在福禍將至三句善不善之必先知正前
知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
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
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蓋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
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甲，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
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
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參達說子思謂事之在天下也，固有先見之幾，理之在夫，人
也，容有私偽之蔽，惟夫至誠之人，天理渾然，無一毫私偽，故
其心至虛至靈，不惟能見已然，而且能見將然，其道為可以
前知。然所以前知者，非假智術之私也，要不外一理耳。彼國
家將興，則和氣致祥，必有禎祥先時而出；國家將亡，則乖氣
致異，必有妖孽先覺而作，不但已也。遠取諸物，則變化見于
著龜，而有吉有凶焉；近取諸身，則云為動于四體，而有得有
失焉。其禎祥其吉，其得皆福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其妖
孽其凶，其失皆禍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至誠清明在躬，
于福之將至而為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于禍之將至而為
不善也，亦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
鬼神體物不遺，能運禍福之幾也，而至誠能契禍福之幾，則
是昭微于顯者，鬼神也；知顯于微者，至誠也。固有通幽明為
一道，合天人為一理者也。故至誠其如神乎！此自誠明之事。

天道也

析講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于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
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
朱子曰：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
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妄，故常虛明自能見得。五如
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不能見得也。饒雙峰曰：
聖人無一毫物欲之蔽，故志氣如神，與明鏡相似，鏡有些形
影來，便知眾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兩之字指禍福禍福
即指興亡著龜二句，亦根與亡來。○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
孽，著龜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之所以體物而理之不
可掩者也。至誠感于心，動于氣，而一一前知之，則是鬼神以
定理顯其幾，至誠以寔心察其幾。故曰：如神，常說謂知來無
過鬼神而至誠前知，與鬼神何間？在鬼神上當只說人顯其
幾，不須說到知來上。○禎祥如龜龍麟鳳景星卿雲嘉禾瑞
麥等類，皆天地正氣所鍾也。故主與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
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蛇之怪謂之孽。此皆天地沍氣所為也。
故主凶，易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

玉高其容抑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公昔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此至誠在聖人身上指出至誠之理論之○至誠無欲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通至誠則一一則精精則察微○善即福不善即禍以其事言謂之禍福以其理言又謂之善不善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章全旨

此章首一節言誠切干人次節申言以見當誠之故末節推言以見能誠之妙總重在君子誠之四字而君子誠之正盡自道之功以全自成之理者故次節三節只說誠不說道蓋自誠之外無自道而成已之外無成物也通章言誠言道言仁言智言性雖各自不同其定一誠包盡理之真寔無妄者為誠誠之發于外者為道仁則誠之體智則誠之用皆此天之命我者故曰性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參本全子思謂誠者天命之性宰于形質之中是凡物皆得之，以自成原無虧欠者也而率性之道見于人倫日用之間則是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者也
析講此節總是責人以體誠意識曰自成可見人當全此誠道曰自道可見人當行此道下句正見當誠非兩平說道即誠體道正所以存誠故下節存誠之內便包得自道工夫○誠以心言二句專為人之所當行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是懸空說此一句○此理具于心則曰誠本諸心而見于物之間則曰道自成誠實事主宰上說自道就體驗擴克上說註中物字該天地人物事自天地物言則曰是理自人與事言則曰是心而是理在其中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只重在人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貴之觀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註中誠以心言而句猶云誠為道本道為誠用見人當盡心以行道也○誠字是主道字承誠字一氣說下不可平看自道須承自成來說使誠非自成則道亦可以行可以不行

矣如寔心以孝于親孝道乃于所當自行寔心以忠于君忠道乃臣所當自行故吳氏程曰要在自字上此為已之學也下句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不是二事○兩自字俱是自已不可以上作自然下作自己朱子曰有是寔理則有是天有是寔理則有是地凡物多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蔡氏曰率性而出曰道有氣稟物欲之蔽須人自用修之之功方能行得此道故曰自道○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此合下節言理本寔而人當寔心以成已也未節言人能成已則自能成物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參大全何以見誠為自成而道為自道蓋誠者物之終始此有所終實理之盡而何于無也徹頭徹尾都是寔理之所為物固不能外誠而自成矣而所以體之者其貴尤在乎人凡人做事自首至尾總是一個寔心友有此事若寔心間斷一有不誠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則無物矣而安可不自盡其當行之道乎是故君子擇善固執以寔心體寔理而誠之為貴以盡自道之功也

析講物之一句申上自成意不誠二句申上自道意此誠者及上誠者兩誠字以寔理言而兼寔心蓋寔理為物之終始與寔心為事之終始一也事亦物也而寔心亦所以存此寔理也不誠專以心言無物專以事言蓋理無不誠人則有不誠故不成句專就人之心與事說也終始句已該得不誠無物意而不誠無物只在終始內抽出言之以引起君子句耳誠之工夫不外擇善固執二者而已○章句必得其理二句訓物之始所得之理二句訓物之終故人之心中句訓不誠無物而君子一句訓誠之為貴不可混看北溪陳氏曰物之終始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則生花表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論氣寔行到此則花開氣寔消到

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不實理不誠無物 朱子曰這
不字須有個人不他孝而不誠于孝則無孝弟而不誠于弟
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誠之內要點終始意如一人之
身一事之中皆有終始必無一毫一息之不定方是誠之
功道乃誠之發見者能誠則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此章句
所以補出此意而道不在誠外益可見矣○蒙引誠者物之
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
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亦專以人言觀成已成
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者則兼是理與是心凡專就人言
者則只是寔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于心所以管攝乎
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
只有寔理不用說寔心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
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
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恭存疑君子誠之爲貴則既有以成已而爲誠者矣然誠者
非自成已而已也在我者真寔無僞則理之自然者有以
成物乃所以成物也夫成已即有以成物者其故何哉成已而
無一毫之私僞此寔理渾然即所謂仁也因物成就各得其
所此知明處當即所謂知也仁與知乃天命之性固有之德
也既爲性之德則體用備具無有分殊仁固在內而知亦非
外合外內而爲一之道也故以其德之得于已者見諸事爲
隨其所施而無不利纔有以成已便有以成物以時措之而
各得其宜也此所謂非自成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大道也
都論上文說誠之爲貴已足成已了此則言誠不特成已亦
所以成物蓋以其理本一貫也語意側注成物一透此誠者
以人言是出上誠之之功而進于能誠地位言成已盡已之
性也成物盡人之性也即其成已之間已自具成物的道理
不重感化言所以字玩註中自然字可得成已即是仁成物
即是知不是成已方是仁成物方是知也註中體用二字俱
根誠字說仁屬成已知屬成物似有內外之殊然這心知之

德非因成已成物而始有是具于已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
爲一的道理此个性之德是就性中固有上說如常說成已
固性而成物亦是性之發用于知字看得粗了合內外之道
亦要渾合看蓋就性之德上說仁知無內外之殊猶云仁知
皆具于性中總是合上的道理非如時解仁固不遺乎外知
亦不遺乎內之謂也道字與首節道字小異首節道字說向
用此只作理字看未說向用未句方是用未句故字總承上
四句說來言仁知皆爲性之德而無內外之殊故至于誠而
仁知皆得于已則措之于事不惟成已者適當其可而成物
者亦無不當其可矣胡雲峰曰上仁知數句是未發之中末
句則發而爲時中也時字與時中時出二時字同○或問成
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朱子曰克己復
禮爲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性之二句
須申說饒雙峰曰已物雖有內外之分而仁知之德則具于
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爲一的道理最了徹上節註云道之
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註云道亦行于彼可見自道根着自成
說寔是心體道便是誠之之功○蒙引所謂性之德者見得合
下天命付與來便有此理而是具于吾心也存疑成已則能
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自然及
物也即前章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意○仁智既得乎已則
成已成物之具在我矣故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章句
體之存體與存措成已說用之發用與發措成物說非在心
爲體在事爲用之體用也此章是說人道其成物即致曲章
動變化也下章是說天道其覆載成剛天地即盡性章參贊
也合之又即是首章○論語首二句當讀在成已仁也
以下一氣通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例釋理如此大段時
措亦便是此二句意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章全旨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也分
三良看首節至誠無息而成是論至誠功用同乎天
地者出于自然自天地之道至貨財殖焉是則天地至誠無
息之功用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未信是引說以見天地聖
人同一至誠無息也至誠是主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參太金子思承上章而言曰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
用是故至誠者純乎寔理而私欲不得以間之其誠自無止
息之時也

析講此二節言至誠之德實于中而驗乎外也至誠以寔心
言而寔理在其中凡誠之未至者不免有虛假虛假則間斷
矣至誠無二毫虛假則此心純是天理流行自無止息無時
不誠即無時或息也久者合終始觀之見得始如此至誠終
亦如此至誠皆有常而不變也久字以前俱就心內言微則
發于事業下文博厚高明悠久正其微之寔也故陳氏以粹
面盎背言微不如淺說以政治功業言微為是○問至誠無
息不息則久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存而不變曰久
外如其中曰微微字直含下節意在內與誠則形不同○
解胡氏謂故字承上章蓋承第二十二章也此章言至誠無
息即二十二章言盡人物之性此章言配天地配天無疆即二
十二章言贊化育與天地參也皆以發明上章之意故曰承上章
但上章是分言之以見至誠有功于天地此章是合言之以
見至誠不異于天地要之此章功用不出盡性章之外也又
按致曲自成二章皆言人道前知章又言至誠之明皆與此
章意不相貫故知承盡性章無疑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參序夫人心之理倘有間息則暫時如何有徵驗至誠不息
則德性堅定始終如一常久而不變矣真積力久則道理充
寔于內自然著見于外有徵驗而不可掩矣
析講久是誠常于中徵是誠驗于外俱根誠字久以上屬天
德久以下屬王道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
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
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參序至誠以久而徵但見其功業著見則悠裕永遠而非朝
夕之近既悠遠則廣博深厚而非淺狹之量既博厚則高峻

光明而非卑暗之觀蓋德之存于中者既極其純故業之徵于外者自極其盛也

析講此是言至誠功業著見只是一個至誠已該了許多節次也徵字提起看下俱是徵也徵則悠遠謂所徵者悠遠不與久則徵一例博厚非出于悠遠之外有如此悠遠則其積累之至自然博厚耳高明非出于博厚之外有如此博厚則其發見之極自然高明耳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悠舒緩而不迫促之意如必世後仁是也遠是求遠而不淺近之意如萬世未類是也要之惟悠故遠蓋功業氣象寬緩者即是長遠只把王道伯功相較便見博者德澤所及之遠是橫說如所謂東漸西被意厚者德澤入人之深是直說如所謂浹肌淪髓意高如巍乎成功明如煥乎文章是也○自至誠無息直至高明是一時俱有本無漸次特疊進言之耳○悠遠博厚高明只就功業氣象圖講不可說到及人上恐侵下覆載成意○章句積字發字要體貼博厚乃悠遠所積累仁澤教化貞恒不變自然充塞宇宙浹洽人心高明乃博厚所發越德澤及人遠而入人深則規模大備功業燦然自有一段高大光明處也

博厚一節總意

此一節是因體以見用因用而識體意其體用載然分看高厚悠久對至誠而言則為用對覆載而言則又為體蓋有體之體有用之體此用之體也上節既主用言宜重覆載成物上下節既主體言宜重博厚高明悠久上所以字即在至誠身上說言至誠之博厚即其所以載物者也下一句亦然上文博厚高明悠久已有覆載成物在特至此始明言之耳若謂上文是悠遠博厚高明至此始覆載成物則非矣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積存疑至誠之用用既極其盛則其及于物者豈易量哉至誠惟博厚則含弘
而納之深仁之極無載物之形即此便是所以覆物也至誠惟高明則至真之無無所不濟自有以覆載養生使天下皆有所仰賴無覆載之形即此便是所以覆物也至誠惟

博厚高明而極于悠久則德業常進莫不永賴

蒼生自始要終不致天折虧壞雖無常覆常

載以成萬物之形此便是所以成物也

則謂饒雙峰曰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與博

厚高明指功用而言皆是見之于外蔡氏曰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此博厚載物也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此

高明覆物也高明博厚之無終窮使天下親賢衆利各得其

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悠久所以成物也上悠遠說到博

厚高明此又于博厚高明之後着个悠久字此久指博厚高

明說雖是驗于外而在乎中者即隨之天下原無無體之用

也註以兼內外解之其旨精矣○覆載成只言其功用及物

處至下節方即其及物者而贊其與天地同也是不必泥上

節是功下節是體蓋聖人與天地同體處在至誠不在博厚

等上○註與天地同用天地字不宜輕出○彙解至誠之功

用上節盡矣此下三節只言合乎天地以見其盛也博厚高

明悠久并載物覆物成物等便是把天地分上字面來形容

至誠故下節直以配天地言之而章句於此節亦不言至誠

之及物而言至誠與天地同用蓋上節已及物此節雖未

明言配天地而已有配天地之意矣其意若曰地能載物而

至誠之博厚即至誠之所以載物也所以二字當如此體認

下句亦然故朱子會意解曰此言至誠與天地同用云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參序夫從來惟地職載今至誠載物是其博厚直配平地惟

天職覆今至誠覆物是其高明直配乎天惟天地生成且古

且今而無疆今至誠成物是其博厚高明

之悠久配天地之無疆是至誠配天地也

析講此節是承覆載成上講不可說博厚以載物者地之所

以為地等語恐碍博也節○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功用到

此方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以天地之道言求方合言之以

見一理○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

與天地同體非在內之體也凡之及物者為用則用之所以

然者為體若在內之體則是誠而非微後高厚等項矣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耦而言也

發大全夫至誠同天地如此者豈有意而然哉至誠之博厚不待有所表示而功用自燦然可觀此處與地一般乃不見而章也至誠之高明不待有所振作而功用自感化無迹此處與天一般乃不動而變也至誠之悠久不待有所安排在置而功用自始終渾全無終此處悠久無疆乃無為而成也惟至誠無息故積中發外不勉而自致也

析講地道之章如庶物發生之類在至誠則均齊方正顯然照布是也天道之變如雲行雨施之類在至誠則於變時雍翕然維新是也成即章變之有終也天地之成如各正性命之類在至誠則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萬世永賴是也此節只是就至誠與天地同體用處贊其與天地同自然即夫焉有所倚意非推深一貫語也或者多滯註意謂以成節不知言體則用在其中况章變成皆是用處非專言體也不見三句總是誠不可捨誠能動物誠則無事之意此贊其功業出言自然如此字指上文博厚載物節說以上二節不可將天地透發以天地功用在下做節方言其盛也

○真註章變成不是民章民變民成俱就至誠功業說章者博厚深厚功業之燦然可見也如地道山川草木之類亦燦然可見也變者高大光明功業之煥然可見也如天道四時日月之類亦煥然可見也成是章變底于成功業有終處與成物成字稍異○聖人治天下田車學校禮樂攻刑之類百度具舉何嘗不見不動無為但皆出于至誠而非有心勉強要如此故云然耳

天地三節總意

上數節言至誠同天地此又以天地明至誠故章句着復以字蓋天地亦由不二不測以至至大至聖聖人之道此下三節專言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崇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怠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見至誠矣天地至大若未可以言語形容也然其主宰一道
可以一言包指而盡焉所謂一言可盡者只是一個誠而已
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如晝夜上下靜專動直不過這一個
道理流行亨壽之表更無第二個物來雜他這便是天之為
物不二處而天道之所以誠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如南北
高深靜翁動闢不過這一個道理流行堪輿之內更無第二
個物來雜他這便是地之為物不二處而地道之所以誠也
此正可一言盡者也惟不故不息一通一復其化無方則
其生物形形色色充滿覆載之間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
得而測度之哉觀此而至誠之無息久而必徵可知矣
析講此節重為物不二句正是言生物不二也輕看天地
之道與下節天地之道一語俱以天命言氣化流行只是一
个道理更無私妄來雜他故曰不二正所謂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者也非天不二于地地不二于天之說陳新安曰
不二者一也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不二所以不息而生物
不測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節詳言之玩陳說則其中
不二所以誠句所以一字印可不泥生物不測是言生物之
多其所以然者不可測不是言物之多不可測也夫生物本
于不二信乎誠之外無他道而天地可一言而盡也○此
節不與至誠無息對存疑章句曰不二所以誠也豈看
二十章或問則純一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意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參太全天地之道惟其不二故能各極其盛焉自地之道言
之既極其博也又極其厚也自天之道言之既極其高也又
極其明也自天地之道言之既極其悠也又極其久也天與地各極其功用之盛也
析講對上節不二一言則此節是用對下節生物言則此節又
是體觀章句自明章句誠一不二此上節為物不二故能各
極其盛焉本節博也等而有下文生物之功點下今夫天節
上節誠之存者造物之本原也此節道之盛者化上之流布
也博厚等不專是形體兼性情言博厚謂剛柔理而地道成
形凡賡然示人以簡者命弘之無外而又靜深之下窺也高
明謂陰陽順而天道成象凡確然示人以易者神功之變極
而又光明之下濟也悠久謂剛柔相盪陰陽相禪而施生于

兩間者推行有漸而不迫終始有常而不變也○此節與悠遠節相對乃不二之所徵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

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

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

其不測龜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

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一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

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參麟士試以天地生物不測言之今夫天觀乎一處斯昭昭之多亦天耳于物有及覆必有不及覆者矣及其全體之無窮也則日月也在上而月也在下以至二區一十不備天官

所載種種諸星辰俱在上而無不繫焉是罔圖一天故云凡萬有不齊之物皆覆于其下焉天之生物何盛也今夫地

覆其下處一撮土之多亦地耳則于物有能載必有不能載者矣及其全體之廣厚則華嶽山之宗也屬載之而不見偏

重河海之水之會也收振之而不旁洩故凡萬有不齊之物皆載于其內焉地之生物何盛也至若生于天地而能代天地

以生物者又有山水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亦山耳及其廣

大則凡草木皆生之凡禽獸皆居之凡世間寶藏可以為服

飾器用的皆于此興發焉今夫水一勺之多亦水耳及其不

測則龜鼃也蛟也龍也與夫魚屬之屬皆生聚其中焉山

水之生物何盛而孰非天地之

生物之盛也其生物不測如此

物謂此承上言天地惟不二不為而道各極其盛故有生物

之功也天地山水各先以小處說起正欲引起盛大處非言

小而積累以至大也言天地而復言山水者蓋天地間至

大者莫如山水而天地之生物皆在焉山水之生物即天地

之生物也○日月何足無窮何萬物覆何方是言生物從來

以日月句對萬物屬句疑非是或華嶽明其厚振河海明其廣亦是足廣厚句萬物屬句方是言生物也若草木禽獸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為一創○以天地作主山水是天地所生亦能生物正見天地生物之不測○此節與載物節相對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純亦不已於音烏平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參大全由是而知至誠天地之合矣詩有云維天命之主宰乎氣化者寔深遠難測而萬古流行不已詩之意蓋曰高明上覆者藪可以言天而此不已處乃天之所以為天也又云於乎豈不顯者乎文王之德薄乎大運而純一不雜也詩之

意蓋曰文誠不顯者可以言文而此純處乃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蓋之文主維其德之純也故亦能知天之於穆不已焉天命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則文之所以為文即天之所以為天者也而天地至誠之道不同一

至誠無息也哉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析論此節雖言天地至誠之合仍重聖人下邊釋詩仍是外說天與文末句方是合說天與文純即不已即無息總為全章結穴不但為本節結語也陳新安曰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深意在兩所以字所以處至誠無息是也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德之純之純字總經之曰純亦不已以見聖人之合乎天者此而已○天命以一元主宰言文德以下心細繹言俱主在內者說此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即上功用的根子王仲山云品物流行天之化也於穆不已天之神也光四方顯西土文之著也德之純文之措也純亦不已不要其文之純即天道之不已言不已者天之道也文之德之純亦不已焉瞿昆湖云天道之不已無動無靜也文德之純亦無動無靜也天道之不已無始無終也文德之純亦無始無終也極是惟天地至誠同一無息故同一功用之

盛而至誠之為天道見矣。前之不一此之純皆以至誠高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地地雖言文王，實借一文以証群聖人也。此節左合言天地至誠，則前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但言天地不遠矣。入至誠，講可知也。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于本體。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天哉章全旨

通章言人道當重在君子身上。前五節，贊華道而屬之，能行之人，此引起德道之君子，意蓋君子正是聖人者也。末節舉修德之效，見得君子既盡德道之功，便是聖人之人，便行得聖人之道，益見修德之不容已也。首節是一章之綱，洋洋二節，正見道之所以為大，處待其人，三節為上下文過脈，見道不虛，行貴人修德，以疑道耳。尊德性節，正是修德工夫，又以首句為綱，下正所以尊道處末節結以修身是修疑定效也。○不全許東陽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果註至道不疑，以上言聖道待人，而修以下言君子修德，疑道而無注，不安也。重以半疑。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泰序子思以修德明人道，而先舉聖人以為法，曰聖性之道，惟聖人全之。大哉無可限量，聖人之道乎？無所不該，無所不有，廣潤周徧，天下無有大于此者矣。析講此言人道，而首句便說不聖人示人以準也。道即率性之道，天下所共由，以其非聖人不能體，故屬之聖人，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若專就聖人身上說道，則下文待人而行，至德疑道等俱說不去矣。語意正與費隱章說君子之道同。○翼註道字包得廣下文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不就聖人身上說。

洋洋乎發育萬物，烝烝上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極大無外也。泰大全以道體之大，處盡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也。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其功用則發育萬物，凡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告陰陽五行之理所流行也其體反則峻極于天天之
為天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理所充塞也物至多而
斯道有以發育之天至高而斯道有以峻極之何其大也
析講朱子曰洋洋是沛動充滿之意饒雙峰曰萬物發生養
育與天之所以為天總是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
理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流行充塞即此理之所流行
充塞也此即前章語大莫載之意○此節言道之統體洋洋
乎形容道無不該之意以起下二句看來天地之道亦屬聖
人萬物之生長收藏天地之道配聖人之道也峻極于天謂
高隆夫天也只是充塞天地的意思○發育
二句不平言不但發育萬物而且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
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泰大全以道體之大說于事為之末而無所不有也優優然
充足有餘而纖悉畢備大矣哉經禮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大節有三千餘條無一非道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
包含蘊蓄入于至小而靡間何其大也
析講此節雖言道之至小而實所以形容其大故以優優大
哉起之蓋小即大之散見也使道之中有一理之不備亦無
以見其為大矣上節以外而規禮言此節只就裏面許多事
物說禮儀威儀亦只是發育峻極中事乃天地間萬物中之
一物也而三千三百之多如此則天地間物理之細微者可
勝言哉饒雙峰曰三千三百皆天理之節文無非此道所形
見者即前章語小其敬之意○二句亦不平曲禮即經禮中
曲折處○此節言道之散殊優優形容道無不有之意以美
下二句此太誠亦就完密周悉處見其大禮亦
道中之一端舉此以見事物物之皆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合泰夫大德至矣小德至矣則道誠大矣而豈處行哉是言
待其人而後行必無是之入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二節析講上節言禮道不虛行下節反言以見其必然也人

不就上，聖人說只是大抵言造聖人地位的人。人字要關好。德之大小，說行字要關好。道之大小，說德謂得是道于已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德蓋心體弘大，則有以會天賦之全，而洋洋之道始能體之。而不遺見聞精微，則有以具衆理之備，而優優之道始能察之。而必悉故人情，至德曰道所凝疑者，萃聚之意。萃聚，行處則成矣。○結上，亦以起下。其人承上聖人，還其昭下君子。○至德不可顯，然凡存心致知講至道，不過是上道之大小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衆聚也成也。參大全道，惟待人而行。故曰苟其人胸襟淺陋，講見粗疏，非至德者，則于道之大者不能全其道之小者不能盡其細。而發育峻極三十三萬之至道于我，判為二物，無以凝于身心矣。不凝，又何以行則修德要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執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人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衆存疑修德疑道之事何如。故君子知道體之大而無外者，非存心不能容道體之小，而無內者非致知無自入。則于德性而尊之，保守勿失，存其心體之不然者，以全其大。又于問學而道之，進焉有序，窮究夫事理之當然者，以盡其小。此修德之大端，而其功不盡于此也。如德性中萬物感備本廉大也，有以蔽之則狹小矣，必不以私意自蔽，以致其廣大然。

廣大者易至，疎畧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精而不粗，微而不顯者，析之必盡，不使有毫釐之差焉。德性之中，一物不雜。本高明也，有以累之，則卑矣。矣必不以私欲自累，以極其高明。然高明者，易至過中，又必由問學之功。舉事理之中，而不偏庸而無倚者，道之以行，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必涵泳以溫之，不使其遺忘。然義理無窮，日新不已，又必以問學而日知其所未知。為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厚也。必培養以敦之，不使其放逸。然節文之禮無在，可忽，又必以問學而日謹其所，未遽焉。此所謂擴淺陋之胸襟，以容夫至大之道，動粗跡之

識見，以悉夫至細之道。如此則德修而道凝矣。

析講上言至道凝于至德，此則承言君子修凝之功也。首句提其綱，四句盡其屬類。言之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屬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屬道問學，道唯極于發育

也。道雖散于三千三百，而學尚思辨之事，則所以講求乎斯道者，所謂問學也。尊者戒慎恐懼，以全其本然，有兢兢業業不敢失之之意。問是問于人，學是學於己。然只渾融連看，為是道由也。謂循此用，以究其當然也。大抵尊德性邊是精

模要，大道學問邊是工夫。要客道體之小者，既不出乎大者之外，則道問學亦不過理會德性事邊事。總是一貫意。溫故知新，是兩截工夫。與論語不同。崇禮是行的事，然許多節文

必須考求而知之，故亦屬致知之事。未可以字不必拘，易者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亦而也。章句非存心二句亦要玩，蓋不尊德性，則中心無物而失其本然之權度，何以窮

致事物之理。既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又不能周知事物之理。其踐履趨向未免過差而失其天賦之本然。故二者相為資也。○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

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于此。縱有人欲，便早泯矣。立心起于物表而不為物欲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忌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實，其是敦。其愈加厚重，培其根本

有。一般人，是敦厚純朴，然或質勝，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胡雲峰曰：集註自蔽自累二句，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爲私意，所蔽則廣

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小學則
便有毫釐之差未必以親親居仁之元氣民居愛物之先
則廣大徒傷于泛博此存心不可不致知也此是而字串法
下做此史伯璿曰致廣大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
使不至于不如如此故為存心之屬盡精微四者皆是未如此
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于此故為致知之屬陳氏曰存心
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
優一節○存心何以使極道體之大致知如何使盡道體之
細蓋道雖至大原是吾心之物吾能存其心之本然則全體
不虧而道之大者自疑于我矣道雖不遠于小而吾自然之
知足以及之吾能窮究夫理之當然則吾之知己致而道之
小者自疑于我矣此一節俱修德工夫而疑道在其中○尊
德性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綱工夫下截皆是細
密工夫○致知工夫其中却兼知行而言當以盡精微知新
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非若大學之致知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與倍

參直解翼註夫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道備于身自無所處
而不當矣是故使之居下位則以位自經曲之道利濟天下
而不至于驕矜使之居下位則以位自經曲之道遵為憲章
而不至于違背當國之道也而有德之言言皆經濟身足以
興起在位而位自經曲之道見諸本用當國無道也收斂退
默不為危激之論以取禍自足以見容于世而位自經曲之
道藏諸一心蓋上下治亂無所不宜如此夫烝民之詩美
仲山甫有云既明而悉于理且其而察于事于是順理而行
以保其身無有災害其即此德修道凝而上治亂皆宜之
謂與夫有是功有是效則君子而聖人矣此大哉聖
人之道所以特修德凝道之君子而行也此人道也
析講宣氏曰上節修德凝道此節德修道行朱子曰以其大
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為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備說
觀之則此節以修德之定效言自不可易不驕者不挾勢也
不倍者不越分也足以興者有可行之道也足以容者有見

機之智也四者只是下個道理熟後隨處皆宜意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至此則君子盛德之事與聖人為一矣○此承上言存心以為致知之地致知以收存心之功則德于我乎有而道之大小皆自我而疑之矣又安在而不宜哉○東陽許氏曰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要看得大吾身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而三百三千亦恃此身以不墜須使之無往不宜方可言保○不驕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不倍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言與者闖位育經曲之道于世默容者斂位育經曲之道于心保身非徒全其生是因時制宜隨境皆順總承上治亂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愚而章全旨

此章承為下不倍而言只重處不敢自專上今天下以下文義不備蓋惟文武之法制猶在所以有禮無德有德無位者皆不敢作禮樂雖以夫子之聖而不敢況他人信乎為下之不可倍也首節引孔子之言以見為下倍上之非下皆子思以電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

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來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泰序子思謂君子為下不倍何言之孔子嘗曰凡人愚者當守已而少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者當安分而少妄矜權以自專生乎今之世只當遵當今之法度而少要反而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皆王法之所不容災禍必及其身矣夫子之言如此析講道即下禮度文之事○存疑愚無德也賤無位也生今無時也而自用自專反古總是為下而倍道理犯分獲罪于上必矣故曰裁及其身○除下聖人便是愚賤了天子便是賤如此章通讀上文三者而言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各

參序即夫子之言也。可見制禮作樂是國家極大的事。必
 聖人應運而興。然後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齊萬民之心志。如
 親踈貴賤。須有相接的禮體。然惟天子得以議之。非天子不
 敢議也。宮室車服器用。須有一定等差。然惟天子得以制之。
 非天子不敢制也。書寫的文字。都帶畫形象。然惟
 天子得以考之。非天子不敢考也。政統于天子。尊如惟
 析講此正見自用自專。反古之不可也。饒雙峰曰。此章為在
 下位者言。故非天子以下于賤者特議。末節孔子作各樣
 子。正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不制度之制。字當作字
 看。註中昂制。制字方是寔字。如車旗服色之類。如何制。旗
 如何制。天子之車如何制。卿大夫之車如何制。此特舉其一
 端。要以定其器數等威之宜。使各器無可假借耳。許東陽曰。
 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子之形是書讀之曰
 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聲也。○天子是有德以立
 制作之本。有位以操制作之權。有時以值世道更新之實。所
 謂聖人受命而興之天子也。即上章之王者舜禹湯文武是
 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
 不與焉。是為當先王之法。經而舊章者也。○議禮二字。以
 踐相接之體。如朝覲會同之類。親踈相接
 之體。如合族會食之類。皆代有變更者。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統一統也。
 參或問。惟議禮制度。考文出於天子。所以今日之天下。承文
 武創造之後。其法制典章遵守無異。以車而言。造者非一人
 而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遠邇如一也。以書而言。筆者
 非一人而其點畫形象之文。四方如一也。以行而言。行者非
 一人而其上下相接。次序之倫等威節文
 皆如一也。蓋同是周天子之所定。然也。
 析講此節。證明上節也。非天子不議禮。云云。此言今天下
 一統如此。正以今天子議禮制度。考文而人莫敢倍也。則非
 天子而無敢自用自專。反古者。愈可見矣。車同軌。舉車以概
 其餘也。軌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迹為驗也。同軌。即冬官頒
 執事以令民。察朴屬微。至朴屬堅固。貌微輪圓而至地者。少

也書同文兼形與聲音謂天下之字同其稱名也如車字如此寫天下皆名之曰車行字如此寫天下皆名之曰行也以次序之體而用之于相接謂之行倫非人倫之倫乃禮度秩然之次序即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車之同軌正以其為天子所制之度也下二句做此○陳新安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之取則而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于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軌迹也周人尚與而制作之法頒于冬官其與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軌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如一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裁之而其行于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各于四方而太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像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一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泰序即此觀之王制大同如此則為下者豈敢僭上乎故不但無位並無德者不敢制作也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亦愚焉卑固不敢自用以作禮樂焉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亦賤焉卑亦不敢自專以作禮樂焉析講此節承上而究極言之須抑揚看上輕下重方切為下不倍本旨○禮樂即禮度文謂之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也下節禮字指制度文為又該得禮樂禮度文矣○上段只形起下段愚賤俱指在下位者言分貼處須活看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常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令

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泰序雖以孔子之聖而有德無位不敢違周亦嘗自言曰吾嘗說夏禮聞仲子于千百而能言其意而夏之後曰杞文獻無存不足為吾言徵也吾安敢從之吾嘗學殷禮亦既考求而服習之然殷之後為宋僅有存者焉亦皆前代之事吾安敢從之惟吾所學之周禮正我文武乘時之制作至今天下因民遵而用之既非夏禮之無徵亦非殷禮之既往吾惟從周以守臣子之分而已矣然則為下不倍之義觀于子言而益見矣然非修疑既至明哲保身之君子其孰能之

析講此固之不可反古之意然寔承有德無位來從周只重時王之制上非若論語從郁郁之文也時王之制即指文武有德位而創制于前者說○備考杞姒姓伯爵武王克商求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宋于姓公爵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叛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王者作賓王家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章全旨

此章首二句是一章大意次節經本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應三章句是故節言君子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末引詩見民寡過由于本身之善居上者必以修疑為要也通章重本身句而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泰蒙引子思謂君子居上不驕於何見之聖人始受命為天子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極重大之事焉以之新天下之視聽天下之心志則政教風俗一風軌同倫同文之治而無敢有越禮敗度舞文者天下之人其皆得以寡過矣乎
析講王天下正是上章有德有位有時之天子重字要看惟天子得以行之是謂真與若他人皆得于之便輕玩下如何

使人人遵守而寡其過有三重包下故君子之道二節意寡
過包下君子動而一節意寡禮以正民之行制度以辨民之
章考文以端民之習則天下之人皆無敢越禮以犯分敗度
以從欲假文以飾德而得以寡倍上之過矣章句國謂諸侯
家謂大夫以下人即國家之人不異政不敢他有所設施也
不殊俗不敢別有所習尚也同上文同軌同倫同文意寡過
亦重上之人有以寡之意蔡氏曰重字根王天下來惟聖人
因運而與故所議所制所考謂之重典寡過根三重來惟重
足以攝服天下故皆畫一守之而有以寡民之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

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
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終淺說夫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而又有其時與位者
也如時主以前是上焉者其制作雖善然世遠人亡非其時
而無可徵考也無徵則不足取信于人不信則民駭之而弗
從矣又如聖人在下是下焉者雖善于制作然身居道窮無
其位而不尊也不尊則不足取信于民則民玩之而弗從矣欲寡過得
祈講此節輕看反言以起下文之意上焉者有德位而無時
者也下焉者有德而無時位者也故皆不能使民信從而寡
過末須補出有時位而無德者尤不足以寡民過意則接入
下節方緊兩不信非民不信是我自不足取信于民也○蒙
引上焉者只言時王以前下焉者只言聖人在下不可露出
夏商孔子字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也不信
不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此是正意思下文本諸身則有其
德矣徵諸庶民則有其時有其位而人信從矣既本諸身徵
諸庶民則考諸三王自不謬云云矣文意自相照應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
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

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命亦可見。操制作之柄者，必有德有位。有時民乃信從。乃稱盡善，是故王天下之君子，其三重之道由德性既尊，問學既道，有以明禮樂之情，循事物之則，而一本諸其身。且又受天命而為天子，值改革之時，居制作之位，徵諸天下之庶民，有必信必從之理，亦可以驗吾制作之善矣。于是以今日所行者考諸三王，則因革損益俱與其已然之迹無所差謬也。以我所建立者與天地相參，則裁成輔相俱與其自然之道無所悖戾也。鬼神無形而難知，然我之制作已無可易，即以實諸鬼神，其屈伸變化不過此理，幽有以驗乎明而不疑也。後聖未至而難料，然我之制作已無以加，即以之俟百世之聖人，其作為運用不過此理，遠有以驗乎近而不惑也。蓋君子三重之道無往不合其功用，弘大悠遠有如此。

析講本身上句又三節之冒自考諸三王至知人也。根本身二句來申明有三重動而世為一節正徵民之寔申明寔民過本字徵字非考實等一例乃對不謬等字看謂已有德已足徵也。本諸身謂有德則非不善者此徵諸庶民謂有時與位見非無微不尊者此民有必信必從之理而可驗我制作之善故曰徵諸庶民若就說人信從便是天下法則了考建以下皆就現成說謂以三重之道考之建之也。質俟不然天地重自然意鬼神重莫測意三王之已然者如三綱五常之不變制度文為之損益是也君子雖有率由通變之殊而總于理無可易故曰不謬天地之自然者如專直翁闢之妙其運下濟上行之其機是也君子雖有效法裁成之異而總于理無所違故曰不謬鬼神之莫測者如盈虛消息之相倚屈伸往來之不窮是也後聖之難料者如化裁異宜而將來者不可拘沿革異勢而未然者不可必是也疑以難明之未必盡合言質之無疑者次其不能外吾之範圍而別有一造化也。惑以心神之未盡合言俟之不惑者信其不能外吾之規矩而別有一建立也。○本諸身是太綱領徵諸庶民根本諸身來考諸三王四句又後本身上徵民來。○道字重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俱不是形迹上與他相合俱以理論故重道字蓋不能皆合者天人異其分先後異其時而其無往不合者理也故下節註云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朱子曰鬼神無形而難知則比天地之自然者又進矣。後聖未至而難料則

此前三聖之已形者又進矣故下節知天知人只舉下兩句故得
得上兩句○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修德也微
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二
句並重三王四句總根本身懲民來有說偏重本身三句則
是專重德而輕看時與位矣不可從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自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合參君子制作之無不合不過天人之理而已鬼神至幽而
質之無疑者知天之理也蓋鬼神為天之用君子之本諸身
者窮神知化于天道所以然之理知之無不盡故其見于制
作者皆合乎天自可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
後聖至遠而俟之不惑者知人之理也蓋聖人為人之至君
子之本諸身者明物察倫于人心所同然之理知之無不全
故其見于制作者皆合乎人自可俟之不惑也言後聖則
三王可知矣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後心通本始而天人之
理會于一原故知則無所不知而制作之所以盡善也
析講此節推本君子之制作其所以合于天人者非偶然也

與知天人之理而制作也兩知字非開見之知直從尊德性
道問學來乃所謂察之至于日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知
其理無不盡故制作做得合其理而無往不善也知天人之
理字與上節天地之道只指運行顯設者不同許東陽曰
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得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
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天
即命人即性鬼神雖幽不外一命後聖雖遠不外一性君子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質之俟之不相疑或是指點出他本
身之蘊○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
作合于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于人聖人
人之至也此雖申說二句其意總申四句言下見得皆實
俟尚然何況斯民以注下一節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立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參或問夫君子知天人之理而制作盡善如此則人豈有不

信從之而寡過者乎是故君子三重之道動作于一身而措之天下者一皆天之不可違人之不可易者也其直一世由之而世世為天下所共由之道以三重之道盡于其身而措諸政事是動而行也則人皆道其行而世世為天下之法程無有不遵守之者以三重之道發諸議論而布諸號令是動而言也則人皆道其言而世世為天下之準則無有不取正焉者如此則後世之天下皆信從而寡過矣以言乎四海之遠者悅其言行之可為法則企而慕之則有望以言乎畿內之近者習其言行之以為法則久而安之則不厭也此則當時之天下皆信從而寡過矣三重之盡善何如也

析講胡雲峰曰此節申言徵庶民之意○動兼言行還是兼見之身而措之世說或專舉一身言或專指措之天下言皆皆偏道由也為天下道做天下人的道路而其由之也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政人準則之世不受涉易姓之世時雖善無微意宜其不稱說○天下兼後賢後士後民有望不厭俱重在遵其制作上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一
如詩作歌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小事而言參序要而言之寡過在天下則君子之譽亦在天下矣然皆本于三重之盡善非待致也周頌振鷺之詩美一王之後有云在彼本國無惡之者在此我周無射之者彼此咸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乎夫永終譽必本于無惡無射如此可見有三重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微民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如此而能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蚤有譽于天下者也然則修德樂道以居上而不驕也豈偶然哉此本道也析講上節言民之寡過便是君子有譽處了此節則引詩而決言君子無不之譽以總申前三節意也無惡無射即君子之道節無往不令之謂夙夜終譽即世為法則有望不厭之謂蚤先也遽也有三重之盡善然後有永譽未有不如此而遽便有譽者也當素未有二字正謂必有本身以下大事方有永終之譽大全陳氏謂蚤有譽尚易永終譽九難看作兩樣不可從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章全旨

此見中庸之道盡于仲尼首節已盡仲尼之大處
次節是論其大末節是言天地之所以為大而仲
尼與天地同其大意自見上數章言天道人事詳且盡
矣此章復以仲尼一身之事終之蓋以見群聖之道畢集于
夫子之身也○此章包下二章為第一
三本節之終仲尼正上至誠聖人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
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合參子思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至此言孔子
法堯舜文武周公以體中庸之道以終天道人道之說謂夫
大道獨集其成者惟我仲尼如堯舜人道之極也仲尼則奉
為祖而傳述之如博約契禱一之旨時中本執中之傳皆所
以遠宗其心法也文武法制之備也仲尼則奉為憲而奉章
之如政治欲舉方策禮樂必從先進所以近守其謀烈也春
夏秋冬天之四時有自然之運仲尼則上律之出此久速變
化于達權之際直與天時相為順應也東西南北四方之水
土有一定之理仲尼則下襲之用舍行藏安貞于素履之常
直與水土為安止也合帝王之精
體天地之撰仲尼之道其盛矣乎

析講子思作中庸原為仲尼之教不行故作書以明之祖述
仲尼正祖述堯舜文武之道以與天地為昭著也前章仲尼
曰一節述其言此節歸中庸之統于仲尼也堯舜非不足于
法而道為正宗文武非不足于道而法為人備故原可以道
法分貼之上律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下襲者動靜
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異惟一身倫陰陽剛柔之理故能備
之襲之也內外本末逐句皆實蔡邕云存帝王天地之理
于心為內為本橫帝王天地之理于事為外為末也明白○
饒氏曰上一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一句言學之該乎穹壤
○祖述重心源兼合上憲章如刪定纂修之類非但如凡民
之不倍而已又有以剛健而垂之不朽也律襲非有心只是
妙理自相符合然隨時變化不拘一定便是上律天時素位
而行各止其所便是下襲水土○古聖王所以迎日推策頒

朔，移其體，國經野，辨物居方，總是效天法，地之事也。見于舜之道，文武之法，亦不外乎上律，下義而已。言律義而祖述憲章，即在其中，故下文只以天地喻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音憚。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命參夫其祖述憲章。上律下義，含古含今。上下之道而兼體無遺也。辟如天地無一物不持載，無一物不覆幬，其祖述憲章上律下義，統古今上下之道而迭運不窮也。辟如天地中四時之相交錯而行，如日月之更相代而明。仲尼之大如此，是仲尼一一天地也。

析講此節約言之，只是下個全體不息而已。全體不息，俱兼

蘊之于心，措之于事。說麟士謂上二句屬內，下二句屬外。時

解遂謂上二句主體，言下二句主用。言此因襲之誤，人也。更

有謂上二句以太德言，下二句以小德言，蓋誤持載覆幬

錯行代明，即下節並育並行，只是太德一邊而不審不憚小

德一邊就包在其中，詳說於此處，俱欠明。○蔡氏曰：此節即

就上節而贊其大也。○無不持載謂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

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錯行代明謂道理無時或息

如剛柔互用，仕止成宜是也。意本《象》惟錯行謂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代明謂日月則月九則月九，則月九。○陳氏曰：○

天地非覆載萬物，聖心覆載萬理。錯行代明只重錯代二字

見聖心迭運不窮，意明並日月之謂。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

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

育並行者，天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

川流者如川之流，靡終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

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證之意也。

蔡大全試以天地觀之，則益知仲尼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萬物並育，其間而性命各正，不相侵害也。四時日月，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並行其中，似乎相反，而更迭循序，寔非相違悖也。夫其不害不悖者，乃是天地有散殊之小德，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川流之于水，萬流而分明不息也。夫其並育無行者，乃是天地有總會之本德，為萬物之本，為四時之宰，而化原之敦厚盛大時出，不窮也。有小德以為分，有大德以為合。此天地之道，所以為至大而不可及也。

此仲尼之道，所以為至大而不可及也。柳講上文言聖人之德，辟諸天地之大。此則言天地之大，以見仲尼之大。正發明上文取辟之意，也不相害是各成，一個物不相侵害，如羽毛不妨鱗介意，非不相殘害也。四時日月之運行變化，謂之道。道往來于天地之間，便是並行。而其並行也，寒暑相推，而歲成；晝夜相禪，而明生。循還不惑，是為不相違悖。萬物四時日月俱就，運上看大德小德，只就裏面所以主張之者，自承受說，即其合處分而言之也。一自源頭說，即其分處合而言之也。不要作體用看，川流猶物物各具一太極之意，敦化猶物物統體此太極之意。虛齋云：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如萬物各正，保合之類。小德如于物上見得乾之元亨利貞，最為明了。天地之所以為大，猶言天地之全能于此著也。仲尼之德，指帝王天地之道於萬物而一，本萬殊者，一小德之川流也。猶帝王天地之道，于一心而萬殊，一平者，一大德之敦化也。故曰可以見上文取辟之意。

胡雲峰曰：大德，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小德，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黃氏曰：不害不悖，就在並育並行內。二句氣化形化，總是一化之川流。處當不得德，其所以化處，乃德也。德通在內，敦者敦此化，川流者流此化。故小德大德，可以分合言，不可以體用分也。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的小德是流。那敦化的出來，然化字，即上物道字。又云：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此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四時日月言。故不害不悖處，便見是小德之川流，並育並行處，便是本德之敦化。此天地句，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作字意，不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寔也。天地之所以大，處只在萬物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處只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若，又推而進之，以為有一德以主之，而乃見其大。則

首節云云及輕矣豈正哉乎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章全旨

此章一氣緊承總重首節是詳論聖人之德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時出來而聲名尊親又承敬信說來總是從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而贊其同乎天也前重後輕章內言聰明睿知仁義禮智分別許多條目不比上章渾淪言之故曰承上章小德之川流而高井以五者為小德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則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一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合泰承上小德川流言曰凡德有未備者皆聖有未至也惟天下至聖天性粹精此生知之質為能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察無所不通知無所不知前出德物大過乎人任天下之大必無遺于坐昭之中吾知其足以居上而臨下也質無不全則德無不備言乎其仁之德則寬廣而不狹隘優裕而不急迫溫厚而不慘刻柔順而不乖戾此便是齊保四海之度不待見于育物之日而自足以有容也言乎其義之德則膏發而不廢弛強勇而不委靡堅剛而不屈果毅而不怠此便是執持萬物之操不待見于賞罰之日而自足以有執也言乎其禮之德則肅而純不雜莊而肅不慢無過不及而中不偏不倚而止此便是顯萬善之辭不待奉神遊民而自足以有敬也言乎其知之德則文而敏然有章理而林然有序每事詳然而不粗疎從察而不混濇此便是察而不昧之哲不待析幾辨類而自足以有別也此所以為天下至聖也

析講此節總是表聖德之全雖有質與德之分總是德也惟天下至聖句總領通章而有臨句又為此節之綱蓋容執敬別只完得臨天下事也為能字裏得自然意貫下五者而言

德得就心上說，足以云者尚，未見于用，只是應用的道理，是足于心耳。聰明雖在耳目，而所以聰明者，心也。昏知則純以心言，睿是思慮之微通，微者知是心體之明周乎物者，此是生知之質，包有安行在下文。仁義禮智之德，莫非由其此質而獨全也。有首物之資，更足以統宰物之權，故曰足以有臨，亦只是即體以知其用，意須要留時出地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段，方細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持堅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知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分條貫說來。○上聰明睿知之知，所謂是非之心智也。聖人與人同于降衷之初，而獨異于形生神發之後者也。○前一段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睿對知而言，知是體資，是深通處。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淵泉，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泰序聖人，五德備足，但見其充積于中者，周備悉備，而廣濶悉包，何其溥博而蓄之厚也。靜深為藏，而源本不窮，何其淵泉而資之深也。由是而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時當有臨，則生知出，時當有容，則信出，時當有執，則義出，時當有敬，則禮出，時當有別，則知出，發見于外，夫豈有或礙有或遺乎。析講此承上文申言聖德有積中發外之妙。溥博淵泉，不是到此方充積，正是即五者之德充積處言之。時出，則向之足于用者，今皆見于用矣。但疏義尚在下節，此處仍須承上五字，字溥發大意耳。溥博總是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量。淵泉總是涵萬理之原，而不可測度。意淵泉是假借字，非譬喻字。時出者，以時發見，謂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淵泉字與溥博字一例看。○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咸宜不礙，時時出之，則及應不窮。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 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夫溥博淵泉而時出者，非尋常比也。擬其溥博則如

天焉天大無外聖德亦無外也擬其淵泉則如淵焉淵深莫測聖德亦莫測也蒸其充積為極盛也有此極盛之德時而見焉則為德音之動見合民心而民莫不欽敬之時而言焉則為德音之秩言合民心而民莫不尊信之時而行焉則為德行之施行合民心而民莫不悅服之蓋發見各當其可有如此

析講天淵是狀其積之盛敬信悅是驗其發之時此只是申明上節意非上只充積至此方極盛上只是發見至此方當可也見如動作威儀之類言如訓誥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敬者不敢慢也信者不敢悖也悅者不能忘也敬信悅不重民上只重聖人發見當可而可敬可信可悅以形容時出之妙蓋使所發者有一之未當可安能使民皆敬信悅哉存疑就以敬信悅為當可未是或主言信者見信悅皆是敬亦不是蓋人君恭己之容亦自不可少也○天之溥博淵之淵泉以形言至聖如之以心言蓋天無一物之不覆聖人則無一理之不該淵有莫測之機聖人則有不窮之蘊故曰如天如淵見而三句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悅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 隊音隊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參陳氏夫充積既盛則發見當可有是聖德之定是以有是聖德之聲名內而洋溢乎中國外而施及蠻貊極天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之處可謂盡中國蠻貊之地矣其間所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仰其君臨之德而尊之為元后親之如父母蓋敬信悅至于此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哉

日配天此至聖所以為天道也析講上節言敬信悅不過是驗其當可之意此節始言民之敬信悅而極其形容也是以字承上來言聖德充積之極盛發而為斯民之敬信悅如此是以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德之發見而人皆敬信悅便是聲名所在舟車以下

中國蠻貊之地註極言之蓋極言天下去處以起其不專說句非又推出言之也曰凡有血氣者盡人類而言是蓋天下之人皆敬信悅也仰其德而守親處便是德之所及非必聖人施德至此天之體無一物不覆聖之德無一物之不被故曰配天言其用功等乎天○配天以德所及言○陳新安曰此章言達而在上之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章全書

此章首節言至誠功用之自然次節是申明其盛只是摹擬聖心非比也節又深一層也末節言非至聖不能知所以深贊其妙耳上章以至聖屬小德者蓋至聖就行說自體達用也此章以至誠屬大德者蓋至誠就心言自用入體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太經立天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大言 伏焉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
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黎序子思承上章大德敦化而言謂夫理之在天下散于小倫原于性命而皆備于一誠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是為天下至誠為能于五品人倫而為天下之大經者有以經之辨其分而不相亂綸之合其類而不相乖自盡其當然之實實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為能于所性全體而為天下之大本者有以立之下一理渾然無所偏倚凡變化之理皆從此出焉為能于元造運而為天地之化育者則又有以知之蓋陰陽五行總此寔理至誠之仁義禮智與天地之元亨利貞本葉合而無間又何不融會貫通也凡此者皆其功用自然不思不勉夫焉有所倚而為之哉

析講至誠以寔心言所謂功用猶言至誠之能事亦就發外者言如至誠無息之功業也為能字貫至化育三句俱要會章句根至誠上說又要合下節懸至靜深廣大意五品之人倫為生民經常之道故曰太經至誠為能經綸之經綸是借用字自至誠一身言如為君盡心為臣盡敬是經為君而仁其臣為臣而敬其君是綸非兩截意所性之全體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統于其間故曰大本謂之立大本者只是至誠全得一個所性之本體便自植立得一個泛應的道理瞿昆湖云兩天下字亦根至誠說蓋因至誠盡得今大經當然之寔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此固至誠之能事而修道之教即在其中故不徒曰經綸太經而曰經綸天下之太經因至誠全得入所性之理而無遺而天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出故不徒曰立大本而曰立天下之大本○胡雲峰曰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中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難之也立字不是思力字○天地之化育該四時日月萬物而言如始物通物而為元為亨成物藏物而為利為貞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其為元亨處不過一誠之通其為利貞處不過一誠之德耳誠以其至誠無妄之心而默契其於穆不已之理下道相契而心無間故曰知饒雙峰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從饒雙峰說看來是至誠之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知之也夫焉有所倚要說得至誠自然意出蓋至誠無妄則從此心中流出許多功用如經綸一誠之盡倫也立本下誠之盡性也知化育一誠之至命也大經本本化育總是一個至理至誠全此寔理便能如此亦何待倚着于物而後能哉如思勉處便是倚着于物朱子曰經綸即致和立本即致中致中和即窮理以至于命○贊化育是至誠之功有補于造化知化育是至誠之心無間于天地○知化不出經綸立本之外浩浩不出淵淵廣施之外此即朱子雙峰饒氏之意○無倚是不着思勉生知安行自然而然

純純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純反

純純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參序言由至誠之功用而思至誠之心體其經綸之無倚處

則慈愛浹洽，恩意周流，胞胞乎懇切篤至，其即聖心之仁也。其立本之無倚，處則私欲無間，萬理沉涵，淵淵乎靜深莫測。其即聖心之淵也。其知化之無倚，處則心通造化，通貫無方。浩浩乎廣大難量，其即聖心之天也。至誠之德，其至盛矣乎。析講經綸，處即是仁，以五倫之間，慈愛浹洽，言立本處即是淵，以萬理中涵，本原澄徹，言知化育處即是天。以心涵太虛，神通造化，言蓋萬化之理都在聖人之心，何等廣大。故曰：天胞胞是形容他仁之懇至，猶言至誠之仁是胞胞。其仁而經綸之量一至于此也。下二句做此。朱子曰：胞胞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至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仁淵天是至誠所自有，通以一心之至誠貫其天，其淵就說至誠之天淵。許氏曰：上章是發見于外者，故衆人見其知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是言其在中之者，故曰其淵其天而惟聖人能知聖人也。○此節承上起下，胞胞淵淵浩浩字摹狀其仁其淵其天字，即至誠之天德也。故下以非達天德者不能知之，以發其妙。○此即上節而形容其盛，非進一步之詞。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參淺說：至誠之道如此知之者，其唯聖人乎。苟不達，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明非至誠之明。其于所謂經綸立本知化育者，何足以知之哉。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析講：不曰睿知而曰聖知者，睿作聖也。達即下學上達之達，謂通達無間也。曰天德者，仁義禮智既天所由命之德也。聰明聖知即上章聰明睿知達天德即上章寬裕等句。蓋身有是德，故能知至誠之妙。知謂深探其蘊也。苟非其人，則德非是，有與至誠為兩樣人，故不能知之。說者拘于此節重知上而謂達字是知字義者，非矣。其謂者字是至聖之尊稱，尤謬。蓋本文只是言苟非是這等人，則此小重，在知至誠身上。只重贊至誠之難知，以見其妙上。○王觀濤曰：固是有也。實到者字達字是優入意，天德仁義禮智固聰明聖知矣。至誠作一，個人看莫作兩人看。言此等妙道不但不易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也。不重人當知只重贊其妙上。

右第三十二章

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之

衣錦章全旨

此章之意與中庸首章相應所謂一部中庸之終尾也首章由天命而及體道之功自天而推之人此章由為己而及上天之載自人而達乎天人德與至德相應總重開然二字正所謂下學立心之始也章內入德之功成德之效俱自開然之一念充之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絀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九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相分則首節言人德由于為己知幾未及工夫二節引詩言慎獨之事所以著為己之功三節引詩言存養之事見功之益密四節引詩言化民之事所以著為己之效五節引詩言化成之事見效之愈遠六節三引詩以贊不顯之妙所以著下學為己之極功以終一章之意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聲綱曰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褰衣褰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凡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糸蒙引于思言至聖至誠之功用極其至矣又慮學者馳騁于高遠而忘下學之功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之以至其極謂夫國風衛碩人之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綱詩之意蓋惡其錦文之外著而欲其斂于內也此古人之立心不苟有如此觀古人之立心而君子為己之心可推矣故

君子下學之道專務為己不求人知所以外面闊然無華而
就中積美自然日向章明而不容掩若小人之道則專務人
知的然外見而中無其意日就銷亡豈可與君子同日語哉
然所謂闊然日章者何如君子一遵其日用言行外面雖只
平淡而其中意味却自不厭外面雖只簡朴質素而其中却
文采燦然可觀其應事接物外面雖只澗然渾厚而其中却
自有條理此皆衣錦尚絺為己之心也然使不知其幾之所
在而議之則亦何以充其為己之心哉故君子又有知幾之
學焉知遠之幾在近遠而家國天下之有治忽由近而吾身
之有得失也知風之幾在自風化之在身者有得失由自心
之有邪正也知微者顯之幾邪正之有請內者其微而善惡
之由中達外者其顯也豈本察末揣端知緒方于近引微謹
之可以清其為己之本充其為己之

心與之入德而馴至聖人之域矣
柳誦此節要說得貫串先假詩詞而表古人為己之心遂是
言君子立心為己故其道闊然而凡章不表小人之的然日
亡淡簡溫三句正形容闊然日章之意蓋據君子為己之心
而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知遠三句又言知幾之學乃是用

功之門路即所以充乎此心也惡文之著且泛就古人言故
君子以下方就上文意說到小學君子身上衣錦者美在其
中尚絺者不求知于外君子之學務寔而不務名重內而不
重外所以闊然雖日闊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吝掩猶衣錦
尚絺而錦之文采自見于外也小人反是其分別只在為己
為人之不同耳淡而三句皆寔理原自有的未曾說到學力
上淡簡溫就外面說淡中自不厭簡中自有文溫中自有理
總不外而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朱子曰惡其文之
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生厭而今却只緣有
介錦在裏面簡溫亦然正與上意合知遠二句據表而知裏
也知微一句由內以達外也知不是空空知得便有致謹于
為己之識則不務乎其外而立德有由又有知幾之明則不
昧于所從而進德有門故曰吾與人德矣知幾無工夫工夫
在下二節蓋謹獨存養之事正所以謹乎近自微也至于不
實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平則謹之微者顯矣謹之自者風
且行矣謹之近者進乎遠矣通節只重為己上知幾即所
以充為己之心也觀註中而又二字便見○淡簡溫即闊然

不厭文且理，即日章不過即爾然句而詳說之者也。○德字包上二章貫本章，說節至誠至聖之域及後面不顯惟德無聲無臭之極處入字，是初入門意至德淵微莫測全，不可以一毫馳騫之心入之，惟沉潛收斂則入。今由為己而知幾則必知所以謹其幾，却是个沉潛收斂切己用功的人，豈不可與入德蒙引所謂為己者，未有許多工夫，只是有此心耳。觀章句一則曰立心為己，再則曰有為己之心可見。真註文字無病病在著字又大著則心馳于外，炫故詩人惡之，淡簡渾自旁人看君子如此君子亦不自知其如此也。○遠屬人其屬身如天下國家之治亂本于身之修不修皆是。○風屬身自屬心如吾身之善不善可以風天下而寔與于心之正不正皆是。○微之顯節莫顯乎微也。一念而正雖甚微必顯於萬事萬化皆當一念而邪雖甚微必顯于萬事萬化皆非皆是微之顯。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張去一

詩小雅正月之篇形上文言其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參太全以入德之事言之。小雅正月之詩有云人心一念之起潛藏于內雖隱伏矣然其理甚昭明詩蓋言獨之不可不謹也。故入德之君子致謹于一念獨知之地內省此處察其善惡必期有理無微而無一毫疚病方安于心而無惡夫不可及者只是能于人之所不見之處以致謹于獨乎此省察為己之功也。

析講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引詩只言獨之慎謹不曾說着工夫而內省一句則正言謹獨工夫也。故章句于無惡于志下着一事字意自了了。蓋謹獨只是一个小審幾省者審察之謂內者正是反觀于意念之所發而察其為理為欲為善為惡之幾也。察之于內而有理無欲有善無惡便是不疚便無愧怍于心矣。下面不可及本不疚無惡說人所不見本內省說蓋指上一句而贊美之。如君子胡不慍慍耳一般見獨亦君子不能慍也若謂內省二句就現成說工夫在內省之前便不是于思辨緊示人下

乎，用功意況已能如此，便是意識地位，何用內省？一說謂人所不見為謹，獨工夫亦謬。蓋人所不見只是個獨字，而謹獨工夫又不容懸却，潛伏孔昭說也。○三山陳氏曰：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其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慎恐懼意。謹獨意下，一節言已之所不見處。○內省二字最重，存養則為己之功，益加密知方與註意合。○內省二字最重，是省其天理人欲，而加存養之功，使人欲盡去，方是不疚，不可及，只云其不疚，也有疚者不及之，其無惡也，有惡者不及之，勿認作事業不可反，所不見言不疚無惡，而由干內省是不過我自省之，而人誰見之？○潛伏詩指魚言，此借之以言心甚隱微，而為莫見莫顯之幾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參淺說不但已也大雅抑之詩有云看爾在爾室之中庶幾常存兢業不愧于屋漏之視乎詩蓋言靜之不可不謹也故入德之君子戒慎恐懼無時或忘動固敬也雖不動而反必存此敬之心焉言固信也雖不言而亦必存此信之心焉夫不動不言所謂屋漏也而敬且信是能不愧于屋漏也此則存養之功而為己益密矣

析講上節引詩是借來說出獨之體謹此節不動言申屋漏意敬信申不愧意不動不言之時未有事只是敬信之心常存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也不動不言該動與言蓋自言動之時以至干不動不言之際無時而不敬信方是真能不愧屋漏也此與上節功用並用然靜存更密于動察○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詞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為圓窻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非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謹于人所不知之地而于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此說發得已所不知意分明○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左見學者有為己之學北溪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慎獨

是從裏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斫刀也。鉞，斧也。余淺識為已之學成，而其效何如？商頌烈祖之詩有曰：主祭者進而感格神明，誠格無言，在廟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存省之功以造于成德之地，則敬不操而自在，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勸于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感于鈇鉞而不敢為惡，蓋德之及人如此。析講奏假二句上，積主祭之敬，下積助祭之感化言，不賞不怒，即無言，意民勸，民威，即靡爭，意章句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蓋有言則敬心不翕也。此一節不重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民威，天下平者皆此德也。言德之所入愈深，愈神，德由已而入之也。○存疑其為人所不見者，敬于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于靜也不賞，民勸不怒，民威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效愈遠也。始終一于敬而已。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參序不但已也。周頌烈文之詩有曰：天子有幽遠之德，百辟其皆刑而法之。此可見德愈盛則化愈廣矣。是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此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恭，時時是恭，篤厚渾深不可窺測，而天下之人自順則而不知翕然平治，並勸威之迹亦俱民矣。此聖神功化之極致也。析講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篤恭見得至德淵微不但人不及知，亦君子所不自知也。即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德至于篤恭，則所謂淡簡溫者于此有定德。

功至于天下平則所謂遠風顯者于此有寔功至此地位就
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與至誠至聖無異矣而原其始
之所自不過為己之心充之以至此耳○朱子曰此章到篤
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幽深元遠無
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
直至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胡雲峰曰不顯之
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
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所以為至德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
○此一節亦一節深一節然此一節之效驗又承詩二節之
工夫故章句皆曰承上文○二節亦要遞接說去奏假節言
德深則效遠然猶顯其恭也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
輶由酉
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

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
俱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
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
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
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
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
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合參君子不顯篤恭而天下自平則其德之微妙為何如哉
大雅皇矣之詩有云上帝謂文王我懷念爾之明德不張大
其聲音與顏色此言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曾說為
政者化民有本若聲色之于化民特末務也今若但執詩
不大之說則猶未離聲色而泯于無迹也會是而可以形容
其妙乎烝民之詩有云德之細微如毛似可形容不顯之德
矣然毛雖微也以毛比德則德猶有比類是未超倫類而入
于無象也會是而可以盡其妙乎惟文王之詩云上天之載
無聲可聽無臭可聞夫聲臭則有氣無形已是微妙而又謂
之無則天下之微妙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者無過于此以此
形容之方見君子不顯之德同符于天真可謂至矣盡矣而

不可以有加矣乎德而至此則與聖同德與天同道而為中庸之極功矣非由立心為已而進其功焉亦安能至是哉折講三引詩一節深一節總要形容出不顯篤恭之妙耳聲指號令色指威儀輔字詩言輕而易舉此當細微意看猶有倫類只是猶有形象意蓋有形皆有類無形則無類也聲色猶存未免涉于迹德有可類猶未忘乎象故皆未足盡不顯之妙必以無聲無臭之詩擬之方見不顯之至不是形容到極處之謂也載訓事字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聽聞耳非有所作為之謂也胡氏曰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妙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德之至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戒懼慎獨始終焉○毛猶有倫言以毛比德猶有倫類可據非毛之猶有倫也○王觀濤曰至矣是說德至矣不是形容不顯之德至矣至矣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不落聲色不涉倫類真德之至不可以加矣勿據詩指天說○不顯是至非不顯又有至不至也未我云何莫非闡然之心充之耶○首章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